

中葡口譯教學歷史、現狀與展望

——兼及澳門的貢獻

韓麗麗

[摘要] 中國內地葡語高等教育可追溯至 1960 年代,近 20 年來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其中,口譯教學從最初的語言教學模式到目前有針對性的口譯技巧訓練,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摸索、學習和發展過程。澳門中葡口譯教學歷史悠久,先後經歷了四百多年,形成了一個不斷完善的教學模式,豐富了中國葡語教學的歷史。回顧中國中葡口譯教學歷史以及現狀時,澳門對中葡口譯教學做出的獨特貢獻值得強調,同時亦須展望未來,迎接新的社會歷史環境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關鍵詞] 中葡口譯教學 葡語高等教育 澳門的貢獻 機遇與挑戰 澳門

[中圖分類號] H773; G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2 - 0052 - 10

一、引言

中國內地葡語高等教育可追溯至 1960 年代,創建初期,筆路藍縷,陸續為國家和社會培養了一批骨幹葡語人才。近 20 年來,隨着中國國力的強大以及對外政治、經貿合作關係的拓展,葡語高等教育一路蓬勃發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口譯教學作為葡語高等教育高年級課程一個核心科目,從最初的語言教學到針對性的口譯技巧訓練,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摸索過程。澳門中葡口譯活動和教學歷史悠久,從 16 世紀澳門開埠時期的“通事”、“舌人”,到後期澳葡政府機構培訓,直至 1990 年代納入高等教育體系,先後經歷了四百多年,並隨着歷史時代的更迭不斷發展完善。

澳門回歸前後,中國內地與澳門的葡語教育開始携手發展。澳門憑藉歷史上良好的葡語教育傳統及資源優勢,開辦了葡萄牙語碩士(研碩)以及博士課程,並通過各類師資培訓課程、聯合辦學,為中國內地不斷發展的葡語高等教育培訓並輸送了大批師資。中國內地和澳門葡語高等教育形成共建模式,不斷開展師生交流、教材編寫以及合辦研討會等項目。然而,中葡口譯教學的發展依然處於起步階段,口譯教學依然按照傳統外語教學模式,相關教材、培訓和研究嚴重匱乏,一些年輕師資在課程設計方面採用中英口譯教學成果進行探索。這種藉助外力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葡口譯教學的壓力,同時也對葡語界同行提出了挑戰。

中葡口譯教學的重大進步源自歐盟口譯總司對口譯教學人員的培訓。從 2000 年起,澳門派出

師資赴歐盟口譯總司學習國際最新的口譯教學方法,並邀請內地各個高等院校骨幹師資來澳參與培訓,成功將歐盟口譯教學模式引入內地,自此中國中葡口譯教學邁入嶄新階段。隨着高新科技在翻譯領域的應用以及機器翻譯研究的蓬勃發展,澳門大專院校先後開設了中葡翻譯方向的研究型碩士(澳門大學,1995年葡語方向,2007年翻譯方向)、專業型碩士(澳門理工大學,2019年)以及研究型博士(澳門大學,1997年;澳門理工大學,2019年),率先在研究生層次開拓了中葡口譯教學和研究領域。自此,澳門也完成了中葡翻譯高等教育體系的本碩博多層次的整體規劃。

隨着相關碩博課程的開設,中葡口譯教學、科研、教材編寫以及翻譯資格(水平)測試等一系列工作接踵而來,教學及科研從業人員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和挑戰。中國內地和澳門需要進一步統籌資源、集中優勢力量,共同把握機遇,開創嶄新局面。

本文將從歷史、現狀以及展望三個維度,來梳理中國內地以及澳門中葡口譯教學,兼及論述澳門在中葡口譯教學中的貢獻,以及在新的社會歷史環境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二、中國中葡口譯教學的歷史

中國內地葡語高等教育始於1960年代,起步階段筭路藍縷。截至2000年,僅有中國傳媒大學(1960年開班)、北京外國語大學(1961年開班)以及上海外國語大學(1977年開班)三所院校,成鼎足之勢。在師資、教材、資源嚴重缺乏的情況下,三校陸續為國家培養了一批骨幹葡語人才。^①中葡口譯教學做為葡語學科建設中的一個科目,歷史亦比較短暫。內地高校開設的葡語專業均列為外國語言文學類專業,開設的課程也以葡萄牙語言文學類課程為主,^②而中葡口譯教學也一直遵循外語學習的模式。

談到中國早期中葡口譯教學的發軔,不能不提及澳門。自16世紀澳門開埠以來,鑑於特殊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中葡口譯活動從來沒有間斷過,從最早期耶穌會士的經典文獻翻譯,到商貿活動中起到溝通作用的“通事”(jurubaça,來自馬來語juru bahasa)、“舌人”(Língua,葡萄牙語,意為“舌頭”),再到逐步出現政府經管的正規培訓,先後經歷了三百年的跨度。隨着對外談判以及對內華人治理的需要,澳葡政府開始培養中葡口譯人員,於是20世紀初澳葡政府下轄華務司成立了華文學校(escola sínica),誕生了正規培訓體系。^③當時的口譯教學稱為口語教學,學員以母語為葡語的土生人群為主,主要學習漢語以及中文經典文獻。1970年代,隨着政府重組,華文學校也改組為技術學校,培訓的人員逐漸加入華人並漸漸以華人為主,教學的模式變為雙向培養方式,既培養母語為葡語的土生人群,亦培養母語為中文的華人,其中,華人主要進行葡語以及葡語文化歷史方面的學習。隨着1991年澳門理工大學(時稱“澳門理工學院”)的成立,技術學校歸入其中,從此納入高等教育體系,並重組為“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2019年更名為“澳門理工學院語言及翻譯高等學校”,2022年3月更名為“澳門理工大學語言及翻譯學院”)。

Maria Manuela Gomes Paiva將1915年前澳門的翻譯史分為三個時期。1557~1626年為第一個時期,早期商貿活動中的傳譯人員“通事”及“舌人”,其口譯活動期不受規範;1626~1865年為第二個時期,澳葡政府接管,口譯活動逐步得以規範;1865~1915年為第三個時期,澳葡政府設立華務司(1886~1945年)和華文學校(1905年/1915~1976年),以管理對外談判以及對內管理華人事務。^④在此基礎上,本文增加了1915~1976年以及1976~1992年兩個時期。其中1976年為轉折年份,這一年隨着政府機構改組,華文學校改名為“技術學校”,同時在教學方面也出現較大的變動。

華文學校(1915~1976年)運作期是澳門翻譯第四個時期,進行了培訓中葡翻譯員的教學。如

華文學校名稱所示，學校教授中文以及中文經典文獻，招收葡語中學畢業生，即母語為葡語的學員。學校設兩個級別的課程，分別是二級翻譯課程（1915~1946 年期間為期 5 年，1946~1976 年改為 4 年制）以及一級翻譯課程（1915~1976 年均為 2 年制）。二級翻譯課程通過後，可就讀一級翻譯課程。兩個課程均開設口語教學以及書面漢語教學。其中，二級翻譯課程的口語教學部分為粵語，一級翻譯課程的口語教學部分為北京話。儘管兩個課程均為學習中文以及中文經典文獻的外語教學模式（對外漢語教學），但已經開始了口譯教學的基本準備——口語教學，而且在口語教學中開始區分語言組合——粵語和北京話。1940~1960 年代，澳門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處於動蕩時期，華文學校的運作受到很大影響，在將近 30 年的時間裡，出現短暫“空白”。這種不穩定情況於 1976 年終結，隨着當時澳葡政府的重組，華文學校更名為“技術學校”。

前期輝煌的華文學校成功地培養了一批有名望的土生葡人精英、口筆譯高端人才，不僅推動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喜愛、熱情以及鑽研，也確立了翻譯的社會地位和聲望。歷史上，華文學校為澳葡政府培訓了一批有威望和影響力的土生葡人、外交官和翻譯員，他們也成為傳播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社會精英。華文學校籌建以及運作期間，相關負責人包括著名土生漢學家伯多祿（1885~1892）、《漢學初學讀本》（*Primeiro Livro para o Estudo Sínico*）作者宋玉生（1898~1911）、葡萄牙駐華外交官及翻譯員 José Vicente Jorge（1911~1920）等。^⑤

技術學校（1976~1992 年）的中葡口譯教學——澳門翻譯的第五個時期。根據 1976 年第 47/76/M 號法令（Decreto - Lei n.º 4747/76/M, de 30 de Outubro）通過的澳門華務廳（*repartição dos serviços de assuntos chineses de Macau*）規章，其下轄的技術學校在招生方面，沿襲了華文學校的傳統，教學對象依然為葡語為母語的人。但在教學計劃方面，因應時代發展增加了新的教學內容，除原有的中文以及中文經典文獻教學外，正式納入“中葡口筆譯技巧”科目。從此，澳門的中葡口譯教學，在前期的準備鋪墊下，開始加入口筆譯技巧的訓練。

十年後，1986 年 186/86/M 號訓令（*Portaria n.º 186/86/M*）通過了華務司（*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Assuntos Chineses*）技術學校的教學規章，其中，技術學校在招生、教學模式上發生了顯著變化：除了原有的葡語教育制度中學考試外，增加了招收中文或英文全日制中學考生，即開始培養中文為母語的人才。針對中文為母語的學生，在課程設置方面增加了葡萄牙歷史、地理、法律等科目。這個改變具有里程碑意義，這意味着澳門的中葡口譯教學，開始了雙向中葡人才培養模式。此外，兩個方向的學生的基礎翻譯課程改為三年（原四年），成功畢業後可選擇就讀強化翻譯課程，為期一年（原兩年），強化學習翻譯理論和實踐。課程的整體時間也由原來的六年縮減至四年。這樣的變動逐步向高等教育體系靠攏，也奠定了後期納入澳門理工大學語言及翻譯學院的基礎。

通過對澳門早期中葡口譯活動的回顧以及對中葡口譯教學情況不同時期的梳理可知，中國內地與澳門的中葡口譯教學起點和歷史發展路徑均不同，教學情況亦呈現不同特點。中國內地的中葡口譯教學，作為中國內地葡語教學的一個縮影，雖然局面開放階段困難重重，資源匱乏，但教學起點高，一開始便納入高等教育體系；其起步階段遵循外語教學模式，教學對象是母語為中文的學生。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 2000 年左右，近 20 年來隨着學科建設的發展，正在發生改變。澳門中葡口譯活動和教學歷史悠久，由於特殊的社會歷史現實，四百年裡從未間斷過中葡翻譯活動和相關培訓，納入高等教育體系時已經是水到渠成。最初其教學模式亦是外語教學模式（對外漢語教學），教學對象是母語為葡語的學生，但通過“口語教學”可以看到口譯教學的雛形。隨着 1970 年代技術學校的成立，進而在外語教學模式上補充了口筆譯技巧的訓練，並在 1980 年代啓動雙向中葡人才培

養模式。這些歷史傳承奠定了現在澳門中葡/葡中翻譯課程的設計基礎,延續至今。

澳門中葡口譯教學的這一部分歷史彌足珍貴,隨着歷史時代的更迭不斷完善,其教學模式填補了中國中葡口譯教學史方面的一個空白。

三、中國中葡口譯教學的現狀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隨着與葡語系國家的交往以及商貿往來的不斷增加,對葡語人才的需求也不斷加大。近 20 年來,葡語學科的“星星之火”呈現燎原之勢,從開辦專業院校數量、辦學層次、辦學規模到師資隊伍建設、人才培養、教材出版等,都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果。^⑥

基於 2019 年、2020 年發佈的葡語國家黃皮書第一、二卷《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發展報告》的統計數據,^⑦以及中國教育部於 2021 年 3 月 1 日公佈的《2020 年度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截至 2020 年,共有 50 多所中國高校課設了葡語專業或者選修課程(包括澳門數據),其中中國內地共計 55 所高校,本科在校生接近 3,500 人。葡語專業教師的數量也呈現上升趨勢,截至筆者撰稿時,中國內地有接近 200 名教師,其中中國籍教師數目為 120 人左右,外國籍教師人數近 60 人,而且有關數字還在上升之中。作為內地葡語學科建設中的一個方向,中葡口譯教學也得益於學科建設的發展,歷史雖然短暫,但也在快速地發展建設中,並逐漸形成規模。

在葡語學科史無前例地蓬勃成長的同時,也存在一些令人擔憂的情況,比如:葡語在內地作為非通用語種,各類資源受限,無論是軟硬件配備,還是文獻、圖書、雜誌資源均非常匱乏;教師隊伍比較年輕,師資力量匱乏,120 名左右的中國籍教師中,大部分仍然為碩士學歷,獲得博士學位的教師屈指可數,還有一小部分為本科學歷;學科配套教材依然匱乏,教材編寫滯後於學科發展的迅猛發展勢頭。^⑧這些現狀也反映在中葡口譯教學的探討和研究方面。

口譯教學有自身的獨特性,對語言能力有一定的要求,但與傳統的語言教學不盡一致。口譯教學是藉由模仿實際職業口譯操作,訓練口譯技巧和方法,從而培養實戰型、應用型的口譯人才。在訓練過程中,學生的雙語能力、跨文化溝通能力、思辨能力等方面會不斷得到提升。作為一門學科,口譯教學以及研究在 1970 年代逐漸形成氣候,開始出現口譯教學和研究的各種理論以及方法路徑。^⑨在課程設計方面,一些年輕師資借鑒中英口譯教學成果進行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葡口譯教學的壓力,同時也對葡語界同行提出了挑戰。

中國知網上關於“葡萄牙語”以及“口譯教學”的文章共計 34 篇,前後時間跨度為 19 年(筆者於 2021 年 12 月 30 日查詢)。第一篇發表於 1982 年,為張逸崗發表在《外語界》上的《中國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教學研究會成立》^⑩。其中關於口譯教學的文章集中在 2016~2019 年,僅有五篇:徐輝《淺析葡萄牙語口譯教學中筆記的要求以及教學實踐中的問題》(2016)^⑪;韓瑩、范文亭《葡萄牙語口譯教學初探》(2016)^⑫;范文亭、韓瑩《吉爾模式下葡萄牙語口譯教學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和對策——以大連外國語大學葡萄牙語口譯為例》(2017)^⑬;沈雯《葡萄牙語專業口譯教學探究》(2019)^⑭以及趙航飛《葡萄牙語口譯教學中“精準講評”探究》(2019)^⑮。五篇文章共計被引用七次,下載 200 次,這或許意味著,關於葡語口譯教學的學術研究非常匱乏,而在教學方法層面卻頗受關注,特別是韓瑩和范文亭的兩篇關於口譯教學探索的文章。如作者所述,大連外國語大學“葡萄牙語專業”吸取其他語種口譯教學經驗,採取多種教學方法,集中表現為吉爾模式下的口譯教學。^⑯從幾篇文章援引的參考書目亦可看出,目前中葡口譯教學的探討正在借力其他語種的訓練方式及研究。一些以葡語發表的關於中葡口譯員培訓的文章也反映出相同的狀況,如張方方曾利用巴黎

高翻學院認知理論來探討“跨文化語境下會議傳譯”的口譯員培訓。^①

儘管現階段關於中葡口譯教學的探討和研究為數不多,深度欠佳,卻開啟了中葡口譯教學方向的實質話題,分別從口譯筆記教學、雙語授課模式、口譯講評以及譯員培訓等方面做了初步探討。這些文章既指出了中葡口譯教學和研究正借力其他語種口譯教學方法和理論,又指出葡語口譯教學現狀的嚴重不足,如中葡口譯教材匱乏、師資缺乏理論和實踐經驗、缺乏系統性研究等。相關的表述包括:“口譯教材相對短缺”;^②“葡語發展較短,缺乏教材是口譯課面臨的最大困難,給授課教師帶來了極大的不便”;^③“在全國各大院校中,沒有形成固定形式的口譯授課方式,而資料的缺失也導致了所有院校‘各自為戰’。所有第一線的教師都是在摸索中前進,根據自身的培訓經驗,指定屬於自己的授課模式”;^④“國內的葡萄牙語口譯教學還處在發展初期,有大量的空白區和缺乏面。而從事葡萄牙語教學的葡語教師,大多數都是在完成了大學本科或者研究生學習後,直接到學校進行教學工作,教師自身缺乏相關理論和實戰經驗”。^⑤

上述口譯教學狀況,早在 2011 年的一份調查問卷中就得以體現。該調查在澳門理工大學與歐盟傳譯總司 2011 年夏合辦的會議傳譯培訓研討會期間進行。^⑥藉由 11 位來自內地 7 所大學^⑦主要負責口譯工作教師的問卷,獲悉各高校的口譯教學均沒有任何教材、手冊可以遵循,教師均以各自編寫的講話為主,絕大多數教師還會選擇錄音(71%)和視頻(71%)等影音素材。採用影音作為口譯素材的大學中,內容以新聞和訪談(80%)為主,會議發言也是口譯教材的來源(20%)。在素材使用方式上,60%的學校選擇進行逐段口譯或者總結概括訓練,其他 40%的學校則安排聽力訓練。口譯課堂地點方面,57%的大學安排在語言實驗室或多媒體實驗室進行,另外 43%則在普通教室進行。所有大學均回答,沒有進行同聲傳譯訓練。口譯訓練,根據源文本以及目標文本的時間關係,分為交替傳譯以及同聲傳譯。同聲傳譯的訓練通常在交替傳譯培訓後進行,對學生的口譯技巧(如多任務執行、預測、工作記憶、組塊等)有更嚴格的要求,同時對訓練設備(同聲傳譯室)要求較高。這也解釋了為何很多大學未能開設中葡同聲傳譯科目。

鑒於口譯教學以及培訓匱乏的狀況,澳門理工大學聯合歐盟口譯總司(DG- SCIC)自 2010 年起組織了一系列會議傳譯課程,培訓中葡口譯教學人員的口譯教學和實操技能,通過十幾年會議傳譯培訓班模式,成功將中葡口譯教學模式引入。該模式注重實踐操作,重視口譯學能(interpreting aptitude)考察,藉由三角訓練方式(triangulation)多角度地培養學生口譯能力。訓練中,學生的雙語表達、思辨理解、筆記(交替傳譯)操作、信息表達以及心理素質等各個方面的技巧以及能力均得到大幅度提高。這個舉措不僅改變了澳門中葡口譯的教學路徑,也通過澳門對中國各大院校口譯教師隊伍的培訓,成功地將歐盟模式引入到中國內地。自此,澳門中葡口譯教學以及內地中葡口譯教學邁入嶄新台階。

相關培訓成果反映在上述相關文獻和研究中,儘管數目不多,但以澳門為平台提供的中葡口譯教學模式,有效地通過培訓教師走進中國高校中葡口譯課堂,潛移默化地促進了中國中葡口譯教學的發展。例如,前文曾提及的探討中葡口譯教學的張方方、徐輝兩位老師,均為接受過澳門理工大學與歐盟口譯總司合辦培訓項目的學員。

四、澳門作為平台的貢獻

澳門回歸前夕,憑藉歷史上良好的葡語教育傳統及優勢,整合了原有的中葡翻譯課程體系。澳葡政府通過 1992 年第 16/92/M 號法令,“將賦予華務司技術學校的職責和權限,移交澳門理工學院

語言及翻譯學校”，從此中葡口譯教學納入高等教育體系。在課程設置方面，澳門理工大學沿用的是技術學校三年制的翻譯專科學位課程，該課程考慮到了分別以中文和葡文為母語學生的需要，開設了兩個方向——中葡（招收英語教育制度高中畢業生）以及葡中（招收葡語教育制度高中畢業生）。隨着社會需求的加大，1994年增設了一年的“翻譯補充課程”，並於1997年通過修改課程學習計劃改為“翻譯學士學位的補充課程”。自此，兩個課程一起修讀，疊加起來就完成了四年本科學歷的翻譯課程，也就是現代意義上的中葡翻譯課程（BTI- Bachelor's Degree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1993年3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3號公佈自1999年12月20日起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其中第九條規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語言政策：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基本法》照顧到澳門的社會語言現實，在《基本法》的指導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提倡“三文四語”，其中“三文”指中文、葡文和英文，而“四語”指普通話、廣東話、葡語和英語。澳門的語言政策對中葡口筆譯教學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澳門回歸後，澳門理工大學於2000年將兩個翻譯課程優化為一個中葡/葡中翻譯本科課程，量身定做了包括兩個翻譯方向的培養方案。每個方案在大三均會設有翻譯理論與實踐，並在大四開設中葡交替傳譯以及中葡同聲傳譯入門課程。自此，翻譯和口譯教學在課程大綱中進一步強化，翻譯及口譯教學內容包括中葡及葡中兩個方向，同時兼顧普通話以及廣東話的口譯訓練。顯而易見，澳門中葡口譯教學因應其原生社會環境，在語言組合方面獨有特色。

在中葡口譯教學發展的道路上，澳門理工大學更是率先意識到教學模式的滯後。自2006年與歐盟口譯總司建立聯繫起，澳門理工大學派遣多名教師親赴布魯塞爾歐盟口譯總司參加培訓，培養中葡口譯隊伍，不斷優化澳門中葡口譯教學路徑。自2010起與歐盟口譯總司合作的會議傳譯培訓中，雙語導師均來自澳門理工大學的團隊。此外，該培訓也搭建了一個平台，通過對中國各大院校口譯教師隊伍的培訓，成功地將歐盟—理工口譯培訓模式推廣到內地高校教學一線。

截至2020年，一共舉辦了十屆專業會議口譯培訓。參與培訓人員涵蓋澳門、內地以及葡萄牙多所高校的教師（16所），相關部委及地方外辦（外交部、商務部、中聯部、江蘇外辦）、澳門政府機構和國際廣播電台的專業譯員，共計一百餘人次。其中，對內地高校（包括北京大學、北京外語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對外經貿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北京交通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天津外國語大學、浙江外國語大學、西安外國語大學、浙江外國語大學、四川外國語大學、大連外國語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師資培訓達到50人次，澳門高校（包括澳門理工大學、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等）的師資培訓21人。自此，中國中葡口譯教學邁入新台階。

隨着科技進步以及機器翻譯研究的發展，澳門各大院校又相繼開設中葡翻譯研究生課程，助力中葡口譯教學以及研究，其中包括：澳門大學的翻譯碩士（2007年，中葡翻譯方向）、澳門大學的語言學博士（1997年，包含翻譯研究）、澳門理工大學的中葡筆譯暨傳譯碩士課程（2019年）以及澳門理工大學的葡萄牙語博士課程（2019年，包含翻譯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澳門理工大學中葡筆譯暨傳譯碩士課程（中葡 MTI- Master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2019年）的設立。該課程的開設參考了歐盟口譯碩士、翻譯碩士和中國全國翻譯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的指導方案，以及里斯本大學、波爾圖大學等高校的相關課程，並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設計了一套以實踐為主、兼修理論的為期兩年的學習計劃。該課程分為兩個主要學

習方向,一個方向以機器翻譯以及電腦輔助翻譯為導向,培養應用型筆譯專才,以配合大數據、雲計算對新時代筆譯人員的需求;另一個方向以加強會議口譯技能和實踐為導向,培養中葡口譯專才,以滿足市場上對優秀口譯人員的需求。該課程作為中國首個中葡 MTI 課程,彰顯了課程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培養高層次、應用型、專業性和職業化口筆譯人才的迫切性。其創立對於中葡口筆譯教學和研究具有里程碑意義。該課程由共同單元(12 學分)、專業單元(15 學分)、選修單元(4 學分)、項目報告(5 學分)等學科單元構成,共要求 36 學分。其中共同單元包括翻譯研究、跨文化研究、研究方法論、筆譯技巧與實踐、口譯技巧與實踐等。在專業單元中,筆譯專業有法律及行政筆譯、專業技術筆譯、計算機輔助翻譯(CAT)等;傳譯專業有視譯、交替傳譯、交替傳譯進階、同聲傳譯等。在選修單元中,筆譯專業有影視翻譯、商務筆譯、筆譯工作坊等;傳譯專業有交替傳譯實踐、同聲傳譯實踐、會議準備等。

同樣開設於 2019 年的澳門理工大學葡語博士課程,從中葡口筆譯學科的可持續發展角度出發,亦開設“翻譯研究”方向,旨在通過相關科研以及更高層次人才培養,保障中葡口筆譯學科的長遠發展。在整個中國以及亞洲地區,在葡語領域開闢“翻譯研究”方向的博士課程,亦為首創。該課程由必修單元(6 學分)、選修單元(6 學分)和論文(18 學分)構成,共要求 30 學分。其中必修單元有研究方法論、跨文化交際、葡語專題等;選修單元包括葡語教學法、語法教學、葡萄牙和巴西葡語文學與文化、非洲和亞洲葡語文學與文化、翻譯史、翻譯研究等。

自此,中葡翻譯領域已經形成涵蓋本科、碩士、博士課程的全方位、多層次的教育模式,一個教學、科研並重的中葡翻譯完整高等教育體系在澳門建立,可以源源不斷地為中國內地和澳門培養各個層次的實踐性以及研究型的口筆譯人才。目前,澳門理工大學中葡筆譯暨傳譯碩士課程以及葡語博士課程均已招收了三屆學生,報名人數逐年遞增。其中第一屆中葡筆譯暨傳譯碩士課程學生已經畢業,受到廣泛歡迎,第二屆以及第三屆招生的報名人數亦不斷提升,充分展示了中葡 MTI 課程的吸引力。

中葡口譯教學培訓以及學科建設的發展進程中,儘管配套的教材、培訓以及研究仍顯匱乏,但學科卻在不斷向高精培養方向發展。在這個階段,澳門充分發揮了時代賦予的平台作用,一方面通過借助外力——歐盟口譯總司,服務中國中葡口譯教學培訓;另一方面,按照全國翻譯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的指導,依據內地成熟的 MTI 辦學理念,開設了中國首家中葡 MTI 課程以及設有翻譯方向的葡語博士課程,厚積薄發,不斷進取,在中葡口譯教學方面開創了嶄新局面。

五、中國中葡口譯教學的未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下,在澳門搭建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商貿平台的過程中,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道路上,中國葡語教育任重而道遠。隨着碩博課程的開設,中葡口譯教學、科研、教材編寫以及口譯資格(水平)測試等任務接踵而來,教學及科研從業人員既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面臨巨大的教學和科研挑戰。其中,中葡口譯科研以及教材方面的短板日益突顯。

《中國口譯研究回顧(1978~2018)》(A review of 40 years of interpreting research in China, 1978-2018)²⁴對中國過去 40 年的口譯研究做了一次總結性回顧,將中國內地的口譯研究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最初發展階段(1978~1995 年),標誌性事件為改革開放,以翻譯研究為重點;相對快速發展階段(1996~2005 年),標誌性事件為第一屆中國口譯全國大會(1996 年在廈門大學召開);蓬

勃發展階段(2006~2018年),標誌事件是國家教育部批准開設口筆譯本科課程(2006~2007年),翻譯行業走向職業化。文章探討了港澳台地區的口譯研究狀況,並按照七個口譯研究專題(口譯過程、口譯實踐及職業、口譯產品、口譯員、口譯教學、口譯理論、元研究)統計了港澳台研究數據。

研究顯示,澳門在各個專題的口譯研究都非常有限。其中,第一個階段(1978~1995年),相關研究為零。第二個階段,1996~2005年間,錄得16篇文章,其中口譯產品4篇,元研究1篇,口譯教學6篇,口譯實踐及職業1篇,口譯理論1篇,口譯過程研究2篇。該階段恰逢澳門回歸前後,實現了突破。第三個階段,2006~2018年間,澳門的口譯研究活動再次趨於沉默,總共錄得5篇。除了元研究1篇,口譯員研究1篇,口譯教學1篇,口譯實踐及職業1篇,口譯理論1篇,其他兩個專題(口譯產品、口譯過程)均為零。當然,研究人員也指出,在搜集資料方面受到一些限制,比如在中國內地發表的文章,主要是通過中國知網(CNKI)獲得,而中國作者發表在國外期刊的文章並沒有納入相關數據統計。^⑤儘管如此,與中國蓬勃發展的口譯研究相比,澳門在研究上的不足仍可窺豹一斑。雖然澳門中葡口譯教學有自身的發展路徑,但科研方面的嚴峻處境對中葡口譯的未來提出了新的發展要求。

葡語作為全球第五大、南半球第一大語言,使用人口達2.87億,有九個國家以葡語為官方語言,遍佈世界四大洲。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從設想到現實的一步步落實,中國與巴西等金磚國家合作更加密切,中國與葡語地區來往也更為頻繁和密切,對翻譯人才的需要與日俱增。通過中葡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發現、吸引、培育中葡翻譯人才已經刻不容緩。在這個大背景下,澳門理工大學與中國外文局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CATTI)項目管理中心於2021年3月簽署合作協議,設立港澳地區首個CATTI考試點,開設葡語以及英語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並於同年6月以及11月成功舉辦兩次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

表1 葡萄牙語與英語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合格率對比

級別專業	合格率	級別專業	合格率
葡語三級筆譯	19.01%	英語三級筆譯	28.03%
葡語二級筆譯	16.83%	英語二級筆譯	9.17%
葡語一級筆譯	33.33%	英語一級筆譯	8.43%
葡語三級口譯	20.51%	英語三級口譯	9.17%
葡語二級口譯	11.32%	英語二級口譯	9.7%
葡語一級口譯	0%	英語一級口譯	8.05%

資料來源:中國外文局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CATTI)項目管理中心公開數據。

值得一提的是,全國翻譯專業資格考試(CATTI)是一項在中國實行的、統一的、面向全社會的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認證,亦是對參試人員口譯或筆譯方面雙語互譯能力和水準的評價與認定。自從CATTI考試列入國家考試目錄以來,其重要性和認可性倍增,成為最受業界人士以及大專院校翻譯專業學生歡迎的資格考試。CATTI考試通過等級劃分來評定應試人員的專業口筆譯能力:資深翻譯、一級口譯/筆譯翻譯、二級口譯/筆譯翻譯、三級口譯/筆譯翻譯(由高到低排列)。考試是對應試人員口筆譯實踐以及雙語互譯能力的綜合考核。葡語作為CATTI考試第9個語種,其開設

對葡語口筆譯教學和科研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為更好地分析葡語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情況,本文就2021年全國葡萄牙語與英語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6月份考試的合格率做了對比(見表1)。

兩組數據表明,除葡語一級口譯外,葡語其他各級的口筆譯合格率均高過英語的口筆譯合格率。這一方面表明,葡語口筆譯人才的整體素質較好,口筆譯實踐以及雙語互譯能力有一定水準,但另一方面也能看出,葡語高端口譯人才依然匱乏,培養力度還有待提升。此外,值得強調的一點是,自CATTI考試2003年推出以來,英語翻譯資格(水平)考試一直都在進行,一年實施兩次考試,考生基數龐大,各級考試均有不少應試者。而葡語翻譯資格(水平)考試為2021年首次考試,一年實施一次考試,故考生基數不大。按照CATTI考試規定,一級口譯/筆譯的報考人員須按照國家統一規定評聘翻譯專業職務,或先通過二級考試才可報考對應語種和類型的一級考試。相信葡語一級口譯/筆譯考試的報名人數亦有限。鑒此,待到2022年葡語各級翻譯資格(水平)考試的數據出台,相關縱向對比的數據會更具有說服力。

展望未來,無論是中葡口譯教學、科研、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中國內地以及澳門要進一步統籌資源、集中優勢力量,共同把握機遇,共同開拓嶄新局面。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佈,進一步確立澳門“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特色定位,從國家戰略規劃層面明確澳門的服務平台角色。澳門要依託和挖掘葡語的特色資源,藉由語言優勢打造中華文化與葡語國家文化的合作交流,不斷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① Changsen Li, A língua portuguesa e a estratégia económica de “Uma Faixa e Uma Rota”, in *Actas do 3º Fórum internacional da língua portuguesa na China*, Macau: 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 2017, pp. 3-23; Changsen Li, Inspiração histórica: o ensino da língua portuguesa e a China Moderna, in *Actas do 4º Fórum internacional da língua portuguesa na China*, Macau: 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 2018, pp. 3-22; Qiaorong Yan, O desenvolvimento do ensino de português na China: história, situação actual e novas tendências, in *O Ensino do Português na China - Parâmetros e Perspectivas*, Natal: EFRN, 2019, pp. 24-52.

② 尚雪嬌、陳一慧:《“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高等教育合作研究》,見尚雪嬌、丁浩編:《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發展報告(2020)》(*Annu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202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143~158頁。

③ Maria Manuela Gomes Paiva, Traduzir em Macau: ler o outro: para uma história da mediação linguística e cul-

tural, PhD diss., Universidade Aberta (Portugal), 2008; 張美芳、王克非:《澳門翻譯的歷史與現狀》,程祥徽主編:《語言翻譯卷》(上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18年,第189~202頁; Isabel Murta Pina, Jesuítas de Macau: Intérpretes e tradutores (Século XVI- XVII), in *Para a História da Tradução em Macau*, edited by Li Changsen, Luís Filipe Barreto, Lisboa: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 2013, pp. 29-47; Maria de Lurdes Nogueira Escaleira, Ensino da Tradução em Macau: dos curricula propostos à proposta de mercado, Macau: Tipografia Welfare, 2013; 李長森:《近代澳門翻譯史稿》,澳門/北京: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

④ Maria Manuela Gomes Paiva, Traduzir em Macau: ler o outro: para uma história da mediação linguística e cultural, Lisboa: Universidade Aberta, 2008.

⑤ António Aresta, O Professor Luís Gonzaga Gomes e a Divulgação Pedagógica da Cultura Chinesa, *Revista Administração*, 2001 (54): 1535-1558.

- ⑥ Gang Liu, *Estratégias utilizadas por aprendentes de português língua estrangeira*, PhD diss., Universidade de Lisboa (Portugal), 2017; Wai Hao Choi, *Inspiração histórica: o ensino da língua portuguesa e a China Moderna*, in *Globalization and Macau: Macau's external role between Asia Pacific and Latin America*, coordinated by Gary Ngai. Macau: Fundação de Macau,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7, pp. 259- 270.
- ⑦ 丁浩、尚雪嬌編：《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發展報告(2019)》(*Annu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201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尚雪嬌、丁浩編：《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發展報告(2020)》(*Annu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2020*)。
- ⑧ 韓天歌：《中國葡萄牙語人才培養質量與路徑分析》，見丁浩、尚雪嬌編：《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發展報告(2019)》(*Annu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2019*)，第206~218頁。
- ⑨ 弗朗茲·波赫哈克主編：《勞特利奇口譯研究百科全書》，仲偉合等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21年。
- ⑩ 張逸崗：《中國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教學研究會成立》，上海：《外語界》，1982年第3期。
- ⑪ 徐輝：《淺析葡萄牙語口譯教學中筆記的要求以及教學實踐中的問題》，石家莊：《散文百家(新語文活頁)》，2016年第4期。
- ⑫ 韓瑩、范文亭：《葡萄牙語口譯教學初探》，哈爾濱：《高教學刊》，2016年第21期。
- ⑬⑭⑯ 范文亭、韓瑩：《吉爾模式下葡萄牙語口譯教學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和對策——以大連外國語大學葡萄牙語口譯為例》，北京：《教育現代化》，2017年第47期。
- ⑰⑱ 沈雯：《葡萄牙語專業口譯教學探究》，昆明：《學園》，2019年第16期。
- ⑲⑳㉑ 趙航飛：《葡萄牙語口譯教學中“精準講評”探究》，哈爾濱：《文化創新比較研究》，2019年第18期。
- ⑳ 張方方：《跨文化背景下的會議口譯》，見《第四屆中國葡萄牙語教學國際論壇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8年，第291~295頁。
- ㉒ 劉罡、韓麗麗：《中國葡萄牙語本科課程的口譯科目調查》，見《第一屆中國葡萄牙語教學國際論壇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2年，第151~162頁。
- ㉓ 七所大學為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對外經貿大學、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和天津外國語大學。其中，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上海外國語大學是中國內地葡萄牙語教學歷史最為悠久的葡語教育機構，其他則是近二十年來開設葡語課程的傳統外語教學高校。
- ㉔㉕ Ren Wen, Guo Cong e Huang Juan, A review of 40 years of interpreting research in China (1978- 2018), *Babel*, 2020 (1): 1- 28.

作者簡介：韓麗麗，澳門理工大學語言及翻譯學院院長、副教授，博士。

[責任編輯 桑海]